資治通鑑/卷1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八 晉紀三十

► 卷一百九

起玄黓執徐，盡柔兆涒灘，凡五年。

卷第一百八

【晉紀三十】　起玄黓執徐，盡柔兆涒灘，凡五年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下太元十七年〈（壬辰，公元三九二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已巳朔，大赦。

秦主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為皇后。

二月，壬寅，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、渤海、平原。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，屯蘇康壘。三月，垂引兵南擊釗。

秦驃騎將軍沒弈干帥眾降於後秦，後秦以為車騎將軍，封高平公。

後秦主萇寢疾，命姚碩德鎮李潤，尹緯守長安，召太子興詣行營。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：「今寇敵未滅，上復寢疾。王統等皆有部曲，終為人患，宜盡除之。」興從之，殺王統、王廣、苻胤、徐成、毛盛。萇怒曰：「王統兄弟，吾之州裡，實無他志；徐成

等皆前朝名將，吾方用之，奈何輒殺之！」

燕主垂進逼蘇康壘。夏，四月，翟都南走滑台。翟釗求救於西燕，西燕主永謀於群臣，尚書渤海鮑遵曰：「使兩寇相弊，吾承其後，此卞莊子之策也。」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：「垂強釗弱，何弊之承！不如速救之，以成鼎足之勢。今我引兵趨中山，晝多疑兵，夜多火炬，垂必懼而自救。我沖其前，釗躡其後，此天授之機，不可失也。」永不從。

燕大赦。

五月，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六月，燕主垂軍黎陽。臨河欲濟，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。辛亥，垂徙營就西津，去黎陽西四十里，為牛皮船百餘艘，偽列兵仗，溯流而上。釗亟引兵趣西津，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，營於河南，比明而營成。釗聞之，亟還，攻鎮等營；垂命鎮等堅壁勿戰。釗兵往來疲竭，攻營不能拔，將引去；鎮等引兵出戰。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，與鎮等夾擊，大破之。釗走還滑台，將妻子，收遺眾，北濟河，登白鹿山，憑險自守，燕兵不得進。農曰：「釗無糧，不能久居山中。」乃引兵還，留騎候之。釗果下山；還兵掩擊，盡獲其眾，釗單騎奔長子。西燕主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、兗州牧，封東郡王。歲餘，釗謀反，永殺之。

初，郝晷、崔逞及清河崔宏、新興張卓、遼東夔騰、陽平路纂皆仕於秦，避秦亂來奔，詔以為冀州諸郡，各將部曲營於河南。既而受翟氏官爵，翟氏敗，皆降於燕，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。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，皆按堵如故。以章武王宙為兗、豫二州刺史，鎮滑台；徙徐州民七千餘戶於黎陽，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，鎮黎陽。脫，垂之弟子也。垂以崔宓為宙司馬。

初，陳留王紹為鎮南將軍，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，樂浪王溫為征東將軍，垂皆以宓為之佐。宓才幹明敏強正，善規諫，四王皆嚴憚之；所至簡刑法，輕賦役，流民歸之，戶口滋息。

秋，七月，垂如鄴，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，右光祿大夫餘蔚為左僕射。

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，大喜，告祠世祖神主，大赦，百官進位二等，秣馬厲兵，進逼

安定，去城九十餘里。八月，萇疾小瘳，出拒之。登引兵出營，將逆戰，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，登懼而還。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，旦而候騎告曰：「賊諸營已空，不知所向。」登驚曰：「彼為何人，去令我不知，來令我不覺，謂其將死，忽然復來，朕與此羌同世，何其厄哉！」登遂還雍，萇亦還安定。

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將軍寶等攻金城王乾歸，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。又遣其子虎賁中郎將纂擊南羌彭奚念，纂亦敗歸。光自將擊奚念於枹罕，克之，奚念奔甘松。

冬，十月，辛亥，荊州刺史王忱卒。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職，詔以太子右衛率郗恢為雍州刺史，代序鎮襄陽。恢，曇之子也。

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，據弘農以附秦。秦主登以竇沖為左丞相，沖徙屯華陰。郗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，河南太守楊佺期帥眾軍湖城，擊沖，走之。

十一月，癸酉，以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荊、益、寧三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，鎮江陵。仲堪雖有英譽，資望猶淺，議者不以為允。到官，好行小惠，綱目不舉。

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，以雄豪自處，朝廷疑而不用。年二十三，始拜太子洗馬。玄嘗詣琅邪王道子，值其酣醉，張目謂眾客曰：「桓溫晚途欲作賊，雲何？」玄伏地流汗，不能起。由是益不自安，常切齒於道子。後出補義興太守，鬱鬱不得志，歎曰：「父為九州伯，兒為五湖長！」遂棄官歸國，上疏自訟曰：「先臣勤王匡復之勳，朝廷遺之，臣不復計。至於先帝龍飛，陛下繼明，請問談者，誰之由邪？」疏寢不報。

玄在江陵，仲堪甚敬憚之。桓氏累世臨荊州，玄復豪橫，士民畏之，過於仲堪。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，以槊擬仲堪。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：「馬槊有餘，精理不足。」玄不悅，仲堪為之失色。玄出，仲堪謂邁曰：「卿，狂人也！玄夜遣殺卿，我豈能相救邪？」使邁下都避之；玄使人追之，邁僅而獲免。

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，見仲堪，說之曰：「桓玄志趣不常，每怏怏於失職，節下崇待太守，恐非將來之計也！」仲堪不悅。藩內弟同郡羅企生為仲堪功曹，藩退，謂企生曰：「殷侯倒戈以授人，必及於禍。君不早圖去就，後悔無及矣！」

庚寅，立皇子德文為琅邪王，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。

十二月，燕主垂還中山，以遼西王農為都督兗、豫、荊、徐、雍五州諸軍事，鎮鄴。

休官權千成據顯親，自稱秦州牧。

清河人李遼上表請敕兗州修孔子廟，給戶灑掃，仍立庠序，收教學者，曰：「事有如賒而實急者，此之謂也！」表不見省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下太元十八年〈（癸巳，公元三九三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燕陽平孝王柔卒。

權千成為秦所逼，請降於金城王乾歸，乾歸以為東秦州刺史、休官大都統、顯親公。

夏，四月，庚子，燕主垂加太子寶大單于；以安定王庫辱官偉為太尉，范陽王德為司徒，太原王楷為司空，陳留王紹為尚書右僕射。五月，立子熙為河間王，朗為渤海王，鑒為博陵王。

秦右丞相竇沖矜才尚人，自請封天水王，秦主登不許。六月，沖自稱秦王，改元元光。

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。熾磐勇略明決，過於其父。

秋，七月，秦主登攻竇沖於野人堡，沖求救於後秦。尹緯言於後秦主萇曰：「太子仁厚之稱，著於遠近，而英略未著，請使擊苻以著之。」萇從之。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，登解沖圍以赴之。興因襲平涼。大獲而歸。萇使興還鎮長安。

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，八月，襲其城，屠之，太悉伏奔秦。

氐帥楊佛嵩叛，奔後秦，楊佺期、趙睦追之，九月，丙戌，敗佛嵩於潼關。後秦將姚崇救佛嵩，敗晉兵，趙睦死。

冬，十月，後秦主萇疾甚，還長安。

燕主垂議伐西燕，諸將皆曰：「永未有釁，我連年征討，士卒疲弊，未可也。」范陽王德曰：「永既國之枝葉，又僭舉位號，惑民視聽，宜行先除之，以壹民心。士卒雖疲，庸得已乎！」垂曰：「司徒意正與吾同。吾比老，叩囊底智，足以取之，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。」遂戒嚴。

十一月，垂發中山步騎七萬，遣鎮西將軍丹楊王纘，〔瓚〕、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，攻西燕武鄉公友於晉陽，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。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、車騎將軍慕容鐘帥眾五萬守潞川。友，永之弟也。十二月，垂至鄴。

己亥，後秦主萇召太尉姚旻、僕射尹緯、姚晃、將軍姚大目、尚書狄伯支入禁中，受遺詔輔政。萇謂太子興曰：「有毀此諸公者，慎勿受之。汝撫骨肉以恩，接大臣以禮，待物以信，遇民以仁，四者不失，吾無憂矣。」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，萇曰：「今大業垂成，興才智足辦，奚所復問！」庚子，萇卒。興秘不發喪，以其叔父緒鎮安定，碩德鎮陰密，弟崇守長安。或謂碩德曰：「公威名素重，部曲最強，今易世之際，必為朝廷所疑，不如且奔秦州，觀望事勢。」碩德曰：「太子志度寬明，必無它慮。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，是自亡也。吾有死而已，終不為也。」遂往見興，興優禮而遣之。興自稱是大將軍，以尹緯為長史，狄伯支為司馬，帥眾伐秦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下太元十九年〈（甲午，公元三九四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秦主登聞後秦主萇卒，喜曰：「姚興小兒，吾折杖笞之耳。」乃大赦，盡眾而東，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，太子崇守胡空堡；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、河南王，領秦、梁、益、涼、沙五州牧，加九錫。初，禿髮思復鞬卒，子烏孤立。烏孤雄勇有大志，與大將紛陀謀取涼州。紛陀曰：「公必欲得涼州，宜先務農講武，禮俊賢，修政刑，然後可也。」烏孤從之。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、河西鮮卑大都統。烏孤與其群下謀之曰；「可受乎？」皆曰：「吾士馬眾多，何為屬人？」石真若留不對，烏孤曰：「卿畏呂光邪？」石真若留曰：「吾本根未固，小大非敵，若光致死於我，何以待之？不如受，以驕之，俟釁而動，蔑不克矣。」烏孤乃受之。

二月，秦主登攻屠各姚奴、帛蒲二堡，克之。

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，發司、冀、青、兗兵，遣太原王楷出滏口，遼西王農出壺關，垂自出沙庭，以擊西燕，標榜所趣，軍各就頓。西燕主永聞之，嚴兵分道拒守，聚糧台

壁，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、鎮東將軍王次多、右將軍勒馬駒帥眾萬餘人戍之。

夏，四月，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，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。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，緯據廢橋以待秦。秦兵爭水，不能得，渴死者什二、三，因急攻緯。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：「苻登窮寇，宜持重以挫之。」緯曰：「先帝登遐，人情擾懼，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，大事去矣！」遂與秦戰，秦兵大敗。其夜，秦眾潰，登單騎奔雍。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，皆棄城走；登至，無所歸，乃奔平涼，收集遺眾，入馬毛山。

燕主垂頓軍鄴西南，月餘不進。西燕主永怪之，以為太行道寬，疑垂欲詭道取之，乃悉斂諸軍屯軹關，杜太行口，惟留台壁一軍。甲戌，垂引大軍出滏口，入天井關。五月，乙酉，燕軍至台壁，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，平規擊破之。小逸豆歸出戰，遼西王農又擊破之，斬勒馬駒，禽王次多，遂圍台壁。永召太行軍還，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。刁雲、慕容鐘震怖，帥眾降燕，永誅其妻子。己亥，垂陳於台壁南，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。庚子，與永合戰，垂偽退，永眾追之，行數里，國騎從澗中出，斷其後，諸軍四面俱進，大破之，斬首八千餘級，永走歸長子。晉陽守將聞之，棄城走。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。

後秦太子先始發喪，即皇帝位於槐里，大赦，改元皇初，遂如安定。謚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，廟號太祖。

六月，壬子，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。群臣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，太子前率徐邈曰：「宣太后平素之時，不伉儷於先帝。至於子孫，豈可為祖考立配！」國學明教東莞臧燾曰：「今尊號既正，則罔極之情申；別建寢廟，則嚴禰之義顯；系子為稱，兼明貴之所由。一舉而允三義，不亦善乎？」乃立廟於太廟路西。

燕主垂進軍圍長子。西燕主永欲奔後秦，侍中蘭英曰：「昔石虎伐龍都，太祖堅守不去，卒成大燕之基。今垂七十老翁，厭苦兵革，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。但當城守以疲之。」永從之。

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為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，進封乾歸梁王，納其妹為梁王后。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。秋，七月，登引兵出迎乾歸兵。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，與登戰於山南，執登，殺之。悉散其部眾，使歸農業，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，以李後賜姚晃。益州等聞之，引兵還。秦太子崇奔湟中，即帝位，改元延初。謚登曰高

皇帝，廟號太宗。

後秦安南將軍強熙、鎮遠將軍楊多叛，推竇沖為主。後秦主興自將討之，軍至武功，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，熙奔秦州，衝奔汧川，汧川氐仇高執送之。

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、西域大都護，鎮高昌，命大臣子弟隨之。

八月，己巳，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，居崇訓宮。

西燕主永困急，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，並獻玉璽一紐。恢上言：「垂若並永，為患益深，不如兩存之，可以乘機雙斃。」帝以為然，詔青、兗二州刺史王恭、豫州刺史庾楷救之。楷，亮之孫也。永恐晉兵不出，又遣其太子亮為質；平規追亮，及於高都，獲之。永又告急於魏，魏王珪遣陳留公虔、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，屯秀容，以救之。虔，紇根之子也。晉、魏兵皆未至，大逸豆歸部將伐勤等開門內燕兵，燕人執永，斬之，並斬其公卿大將刁雲、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，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、服御、伎樂、珍寶甚眾。燕主垂以丹楊王瓚為并州刺史，鎮晉陽；宜都王鳳為雍州刺史，鎮長子。永尚書僕射昌黎屈遵、尚書陽平王德、秘書監中山李先、太子詹事渤海封則、黃門郎太山胡母亮、中書郎張騰、尚書郎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敘。

九月，垂自長子如鄴。

冬，十月，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，奔隴西王楊定。定留司馬邵強守秦州，帥眾二萬與崇共攻乾歸，乾歸遣涼州牧軻彈、秦州牧益州、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。益州與定戰，敗於平州。軻彈、詰歸皆引退，軻彈司馬翟□奮劍怒曰：「主上以雄武開基，所向無敵，威振秦、蜀。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，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。今秦州雖敗，二軍尚全，奈何望風退衄，將何面以見主上乎？□雖無任，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？」軻彈謝曰：「向者未知眾心何如耳。果能如是，吾敢愛死？」乃帥騎進戰，益州、詰歸亦勒兵繼之，大敗定兵，殺定及崇，斬首萬七千級。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。

定無子，其叔父佛狗之子盛，先守仇池，自稱征西將軍、秦州刺史、仇池公，謚定為武王，仍遣使來稱藩。秦太子宣奔盛，盛分氐、羌為二十部護軍，各為鎮戍，不置郡縣。

燕主垂東巡陽平、平原，命遼西王農濟河，與安南將軍尹國略地青、兗。農攻廩丘，國

攻陽城，皆拔之。東平太守韋簡戰死，高平、太山、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，農進軍臨海，遍置守宰。

柔然曷多汗棄其父，與社侖帥眾西走；魏長孫肥追之，及於上郡跋那山，斬曷多汗。社侖收其餘眾數百，奔疋候跋，疋候跋處之南鄙。社侖襲疋候跋，殺之；疋候跋子啟跋、吳頡等皆奔魏。社侖掠五原以西諸部，走度漠北。

十一月，燕遼西王農敗辟閭渾於龍水，遂入臨淄。十二月，燕主垂召農等還。

秦主興遣使與燕結好，並送太子寶之子敏於燕，燕封敏為河東公。

梁王乾歸自稱秦王，大赦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下太元二十年〈（乙未，公元三九五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燕主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於秦；遂自平原狩於廣川、勃海、長樂而歸。

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，左長史邊芮為左僕射，右長史秘宜為右僕射，置官皆如魏武、晉文故事，然猶稱大單于、大將軍。邊芮等領府佐如故。

薛干太悉伏自長安亡歸嶺北，上郡以西鮮卑雜胡皆應之。

二月，甲寅，尚書令陸納卒。

三月，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皇太子出就東宮，以丹楊尹王雅領少傅。

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，嬖人趙牙本出倡優，茹千秋本錢唐捕賊吏，皆以諂賂得進。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，千秋為驃騎咨議參軍。牙為道子開東第，築山穿池，功用巨萬。帝嘗幸其第，謂道子曰：「府內乃有山，甚善；然修飾太過。」道子無以對。帝去，道子謂牙曰：「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，爾必死矣！」牙曰：「公在，牙何敢死！」營作彌甚。千秋賣官招權，聚貨累億。博平令吳興閭人奭上疏言之，帝益惡道子，而逼於太后，不

忍廢黜，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、卻恢、殷仲堪、王珣、王雅等，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。道子亦引王國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，以為心腹。由是朋黨競起，無復向時友愛之歡矣；太后每和解之。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：「漢文明主，猶悔淮南；世祖聰達，負愧齊王。兄弟之際，實為深慎。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，宜加弘貸，消散群議，外為國家之計，內慰太后之心。」帝納之，復委任道子如故。

初，楊定之死也，天水姜乳襲據上邽；夏，四月，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帥騎六千討之。左僕射邊芮、民部尚書王松壽曰：「益州屢勝而驕，不可專任。必以輕敵取敗。」乾歸曰：「益州驍勇，諸將莫及，當以重佐輔之耳。」乃以平北將軍韋虔為長史，左禁將軍務和為司馬。至大寒嶺，益州不設部伍，聽將士游畋縱飲，令曰：「敢言軍事者斬！」虔等諫不聽，乳逆擊，大破之。

魏王珪叛燕，侵逼附塞諸部。五月，甲戌，燕主垂遣太子寶、遼西王農、趙王麟帥眾八萬，自五原伐魏，范陽王德、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為後繼。散騎常侍高湖諫曰：「魏與燕世為昏姻，彼有內難，燕實存之，其施德厚矣，結好久矣。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，曲在於我，奈何遽興兵擊之！拓跋涉珪沉勇有謀，幼歷艱難，兵精馬強，未易輕也。皇太子富於春秋，志果氣銳，今委之專征，必小魏而易之，萬一不如所欲，傷威毀重，願陛下深圖之！」言頗激切。垂怒，免湖官。湖，泰之子也。

六月，癸丑，燕太原元王楷卒。

西秦王乾歸遷於西城。

秋，七月，三河王光帥眾十萬伐西秦，西秦左輔密貴周、左衛將軍莫者羖羝勸西秦王乾歸稱藩於光，以子敕勃為質。光引兵還，乾歸悔之，殺周及羖羝。

魏張兗聞燕軍將至，言於魏王珪曰：「燕狃於滑台、長子之捷，竭國之資力以來。有輕我之心。宜羸形以驕之，乃可克也。」珪從之，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。燕軍至五原，降魏別部三萬餘家，收穭田百餘萬斛，置黑城，進軍臨河，造船為濟具。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。

禿髮烏孤擊乙弗、折掘等諸部，皆破降之，築廉川堡而都之。廣武趙振，少好奇略，聞烏孤在廉川，棄家從之。烏孤喜曰：「吾得趙生，大事濟矣！」拜左司馬。三河王光封

烏孤為廣武郡公。

有長星見自須女，至於哭星。帝心惡之，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：「長星，勸汝一杯酒。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！」

八月，魏王珪治兵河南。九月，進軍臨河。燕太子寶列兵將濟，暴風起，漂其船數十艘洎南岸。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，皆釋而遣之。

寶之發中山也，燕主垂已有疾，既至五原，珪使人邀中山之路，伺其使者，盡執之，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，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：「若父已死，何不早歸！」寶等憂恐，士卒駭動。

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，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，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。遵，壽烏之子也。秦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。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：「天時不利，燕必大敗，速去可免。」寶不聽。安退，告人曰：「吾輩皆當棄屍草野，不得歸矣！」

燕、魏相持積旬，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為實死，謀作亂，奉麟為主。事洩，嵩等皆死，寶、麟等內自疑，冬，十月，辛未，燒船夜遁。時河冰未結，寶以魏兵必不能渡，不設斥候。十一月，己卯，暴風，冰合。魏王珪引兵濟河，留輜重，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。

燕軍至參合陂，有大風，黑氣如堤，自軍後來，臨覆軍上。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：「風氣暴迅，魏兵將至之候，宜遣兵御之。」寶以去魏軍已遠，笑而不應。曇猛固請不已，麟怒曰：「以殿下神武，師徒之盛，足以橫行沙漠，索虜何敢遠來！而曇猛妄言驚眾，當斬以徇！」曇猛泣曰：「苻氏以百萬之師，敗於淮南，正由恃眾輕敵，不信天道故也！」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，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。麟以曇猛赤妄，縱騎遊獵，不肯設備。寶遣騎還詗魏兵，騎和十餘里，即解鞍寢。

魏軍晨夜兼行，乙酉，暮，至參合陂西。燕軍在陂東，營於蟠羊山南水上。魏王珪夜部分諸將，掩覆燕軍，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。丙戌，日出，魏軍登山，下臨燕營。燕軍將東引，顧見之，士卒大驚擾亂。珪縱兵擊之，燕兵走赴水，人馬相騰，躡壓溺死者以萬數。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，燕兵四五萬人，一時放仗斂手就禽，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，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。殺燕右僕陳留悼王紹，生禽魯陽王倭奴、桂林王道成、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，兵甲糧貨以巨萬計。道成，垂之弟子也。

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、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、太史郎遼東晁崇等留之，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，以招懷中州之人。中部大人王建曰：「燕眾強盛，今傾國而來，我幸而大捷，不如悉殺之，則其國空虛，取之為易。且獲寇而縱之，無乃不可乎！」乃盡坑之。十二月，珪還雲中盛樂。

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，請更擊魏。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：「虜以參合之捷，有輕太子之心，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，不然，將為後患。」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台事，領幽州刺史，代高陽王隆鎮龍城；以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郎將，代長樂公盛鎮薊；命隆、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，期以明年大舉擊魏。

是歲，秦主興封其叔父緒為晉王，碩德為隴西王，弟崇為齊公，顯為常山公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下太元二十一年〈（丙申，公元三九六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，軍容精整，燕人之氣稍振。

休官權萬世帥眾降西秦。燕主垂遣征東將軍平規發兵冀州。二月，規以博陵、武邑、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，其從子冀州刺史喜諫，不聽。規弟海陽令翰亦起兵於遼西以應之。垂遣鎮東將軍餘嵩擊規，嵩敗死。垂自將擊規，軍至魯口，規棄眾，將妻子及平喜等數十人走渡河，垂引兵還。翰引兵趣龍城，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翰，破之，翰走山南。

三月，庚子，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，引兵密發。逾青嶺，經天門，鑿山通道，出魏不意，直指雲中。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；垂至獵嶺，以遼西王農、高陽王隆為前鋒以襲之。是時，燕兵新敗，皆畏魏，惟龍城兵勇銳爭先。虔素不設備，閏月，乙卯，燕軍至平城，虔乃覺之，帥麾下出戰，敗死，燕軍盡收其部落。魏王珪震怖，欲走，諸部聞虔死，皆有貳心，珪不知所適。

垂之過參合陂也，見積骸如山，為之設祭，軍士皆慟哭，聲震山谷。垂慚憤嘔血，由是發疾，乘馬輿而進，頓平城西北三十里。太子寶等聞之，皆引還。燕軍叛者告於魏云「垂已死，輿屍在軍。」魏王珪欲追之，聞平城已沒，乃引還阻山。

垂在平城積十日，疾轉篤，乃築燕昌城而還。夏，四月，癸未，卒於上谷之沮陽，秘不

發喪。丙申，至中山；戊戌，發喪，謚曰成武皇帝，廟號世祖。壬寅，太子寶即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康。

五月，辛亥，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、兗、青、徐、荊、豫六州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冀州牧，鎮鄴；遼西王農為都督并、雍、益、梁、秦、涼六州諸軍事、并州牧，鎮晉陽。又以安定王庫辱官偉為太師，夫餘王為太傅。甲寅，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，高陽王隆領右僕射，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，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。

乙卯，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州刺史，鎮郯城。

甲子，以望蔡公謝琰為尚書左僕射。

初，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、寶，後段后生子朗、鑒，愛諸姬子麟、農、隆、柔、熙。寶初為太子，有美稱，已而荒怠，中外失望。後段后嘗言於垂曰：「太子遭承平之世，足為守成之主；今國步艱難，恐非濟世之才。遼西、高陽二王，陛下之賢子，宜擇一人，付以大業。趙王麟奸詐強愎，異日必為國家之患，宜早圖之。」寶善事垂左右，左右多譽之，故垂以為賢，謂段氏曰：「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？」段氏泣而退，告其妹范陽王妃曰：「太子不才，天下所知，吾為社稷言之，主上乃以吾為驪姬，何其苦哉！觀太子必喪社稷，范陽王有非常器度，若燕祚未盡，其在王乎！」寶及麟聞而恨之。乙丑，使麟謂段氏曰：「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，今竟能不？宜早自裁，以全段宗！」段氏怒曰：「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，況能守先業乎！吾豈愛死，但念國亡不久耳。」遂自殺。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，無母后之道，不宜成喪，群臣咸以為然。中書令眭邃揚言於朝曰：「子無廢母之義，漢安恩閻后親廢順帝，猶得配饗太廟，況先后暖昧之言，虛實未可知乎？」乃成喪。

六月，癸酉，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寧太守劉亢泥，斬之，徙其部落於平城。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。詳，銑一作「珪」之曾孫也。

丁亥，魏賀太妃卒。

燕主寶定士族舊籍，分辨清濁，校閱戶口，罷軍營封廕之戶，悉屬郡縣。由是士民嗟怨，始有離心。

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，國號大涼，大赦，改元龍飛。備置百官，以世子紹為太子，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，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，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。

光遣使者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、益州牧、左賢王。烏孤謂使者曰：「呂王諸子貪淫，三甥暴虐，遠近愁怨，吾安可違百姓之心，受不義之爵乎？吾當為帝王之事耳。」乃留其鼓吹、羽儀，謝而遣之。

平規收合餘黨據高唐，燕主寶遣高陽王隆將兵討之。東土之民，素懷隆惠，迎候者屬路。秋，七月，隆進軍臨河，規棄高唐走。隆遣建威將軍慕容進等濟河追之，斬規於濟北。平喜奔彭城。

納故中書令王獻之女為太子妃。獻之，羲之之子也。

魏群臣勸魏王珪稱尊號，珪始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改元皇始。參軍事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，珪善之。

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，并州素乏儲郎。是歲早霜，民不能供其食。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，由是民夷俱怨，潛召魏軍。八月，己亥，魏王珪大舉伐燕，步騎四十餘萬，南出馬邑，逾句注，旌旗二千餘里，鼓行而進。左將軍雁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，別遣將國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，襲燕幽州。

燕征北大將軍、幽、平二州牧、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，雄俊有器藝，燕主垂愛之。寶之伐魏也，垂命會攝東宮事、總錄，禮遇一如太子。及垂代魏，命會鎮龍城，委以東北之任，國官府佐，皆選一時才望。垂疾篤，遺言命寶以會為嗣；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，意不在會。長樂公盛與會同年，恥為之下，乃與趙王麟共勸寶立策，寶從之。乙亥，立妃段氏為皇后，策為皇太子，會、盛皆進爵為王。策年十一，素憃弱；會聞之，心慍懟。九月，章武王宙奉燕方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於龍城宣平陵。寶詔宙悉高陽王隆參佐、部曲、家屬還中山，會違詔，多留部曲不遣。宙年長屬尊，會每事陵侮之，見者皆知其有異志。

戊午，魏軍至陽曲，乘西山，臨晉陽，遣騎環城大噪而去。燕遼西王農出戰，大敗，奔還晉陽，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。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，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，及於潞川，獲農妻子。燕軍盡沒，農被創，獨與三騎逃歸中山。

魏王珪遂取并州。初建台省，置刺史、太守、尚書郎以下官，悉用儒生為之。士大夫詣軍門者，無少長，皆引入存慰，使人人盡言，少有才用，咸加擢敘。己未，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，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。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，招撫離散，勸課農桑。

燕主寶聞魏軍將至，議於東堂。中山尹苻謨曰：「今魏軍眾強，千里遠鬥，乘勝氣銳。若縱之使入平土，不可敵，宜杜險以拒之。」中書令眭邃曰：「魏多騎兵，往來剽速，馬上繼糧，不過旬日。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，深溝高壘，清野以待之。彼至無所掠，不過六旬，食盡自退。」尚書封懿曰；「今魏兵數十萬，天下之勍敵也，民雖築堡，不足以自固，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。且動搖民心，示之以弱。不如阻關拒戰，計之上也。」趙王麟曰：「魏今乘勝氣銳，其鋒不可當，宜完守中山，待其弊而乘之。」於是修城積粟，為持久之備。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，軍事動靜，悉以委麟。

帝嗜酒，流連內殿，醒治既少，外人罕得進見。張貴人寵冠後宮，後宮皆畏之。庚申，帝與後宮宴，妓樂盡侍；時貴人年近三十，帝戲之曰：「汝以年亦當廢矣，吾意更屬少者。」貴人潛怒，向夕，帝醉，寢於清暑殿，貴人遍飲宦者酒，散遣之，使婢以被蒙帝面，弒之，重賂左右，云「因魘暴崩」。時太子闇弱，會稽王道子昏荒，遂不復推問。王國寶夜叩禁門，欲入為遺詔，侍中王爽拒之，曰：「大行晏駕，皇太子未至，敢入者斬！」國寶乃止。爽，恭之弟也。辛酉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

癸亥，有司奏：「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、揚州牧，假黃鉞。」詔內外眾事動靜咨之。

安帝幼而不慧，口不能言，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辨，飲食寢興皆非己出。母弟琅邪王德文，性恭謹，常侍左右，為之節適，始得其宜。

初，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，驕縱不法，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。國寶起齋，侔清暑殿，孝武帝甚惡之；國寶懼，遂更求媚於帝而疏道子，帝復寵暱之。道子大怒，嘗於內省面責國寶，以劍擲之，舊好盡矣。及帝崩，國寶復事道子，與王緒共為邪諂。道子更惑之，倚為心腹，遂參管朝權，威震內外，並為時之所疾。

王恭入赴山陵，每正色直言，道子深憚之。恭罷朝，歎曰：「楝棟雖新，便有黍離之歎！」緒說國寶，因恭入朝，勸相王伏兵殺之，國寶不許。道子欲輯和內外，乃深布腹心於

恭，冀除舊惡；而恭每言及時政，輒厲聲色。道子知恭不可和協，遂有相圖之志。

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，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，黨於國寶，憚之，不敢發。王珣謂恭曰：「國寶雖終為禍亂，要之罪逆未彰，今遽先事而安，必大失朝野之望。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，誰謂非逆！國寶若遂不改，惡布天下，然後順眾心以除之，亦無憂不濟也。」恭乃止。既而謂珣曰：「比來視君一似胡廣」。珣曰：「王陵廷爭，陳平慎默，但問歲晏何如耳！」

冬，十月，甲申，葬孝武帝於隆平陵。王恭還鎮，將行，謂道子曰：「主上諒暗，冢宰之任，伊、周所難，願大王親萬幾，納直言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」國寶等愈懼。

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於栗磾、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，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。己酉，珪自井陘趨中山。李先降魏，珪以為征東左長史。

西秦涼州牧軻彈與秦州牧益州不平，軻彈奔涼。

魏王珪進攻常山，拔之，獲太守苟延，自常山以東，守宰或走或降，諸郡縣皆附於魏，惟中山、鄴、信都三城為燕守。十一月，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，冠軍將軍王建、左將軍李栗攻信都。戊午，珪進軍中山；己未，攻之。燕高陽王隆守南郭，帥眾力戰，自旦至晡，殺傷數千人，魏兵乃退。珪謂諸將曰：「中山城固，寶必不肯出戰。急攻則傷士，久圍則費糧，不如先取鄴、信都，然後圖之。」丁卯，珪引兵而南。

章武王寅自龍城還，聞有魏寇，馳入薊，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。蘭，垂之從弟也。魏別將石河頭攻之，不克，退屯漁陽。

珪軍於魯口，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，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。珪素聞宏名，遣吏追求，獲之，以為黃門侍郎，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，創立制度。博陵令屈遵降魏，珪為中書令，出納號令，兼總文誥。

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，破之，魏軍退屯新城。青等請追擊之，別駕韓言卓曰：「古人先計而後戰。魏軍不可擊者四：懸軍遠客，利在野戰，一也；深入近畿，頓兵死地，二也；前鋒既敗，後陣方固，三也；彼眾我寡，四也。官軍不宜動者三：自戰其地，一也；動而不勝，眾心難固，二也；城隍未修，敵來無備，三也。今魏無資

糧，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。」德從之，召青還。青，詳之兄也。

十二月，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議攻鄴。賴盧，訥之弟也。

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，魏王珪惡之。沒根懼誅，己丑，將親兵數十人降燕，燕主寶以為鎮東大將軍，封雁門公。沒根求還襲魏，寶難與重兵，給百餘騎。沒根效其號令，夜入魏營，至中仗，珪乃覺之，狼狽驚走；沒根以所從人少，不能壞其大眾，多獲首虜而還。

楊盛遣使來請命。詔拜盛鎮南將軍、仇池公。盛表苻宣為平北將軍。

是歲，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於秦，秦人處之成紀，拜鎮西將軍、平襄公。

秦隴西王碩德攻姜乳於上邽，乳帥眾降。秦以碩德為秦州牧，鎮上邽；征乳為尚書。強熙、權千成帥眾三萬共圍上邽，碩德擊破之，熙奔仇池，遂來奔。碩德西去千成於略陽，千成降。

西燕既亡，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。秦主興遣晉王緒攻之，恭等臨河拒守，緒不得濟。初，永嘉之亂，汾陰薛氏聚其族黨，阻河自固，不仕劉、石。及苻氏興，乃以禮聘薛強，拜鎮東將軍。強引秦兵自龍門濟，遂入蒲阪，恭等皆降。興以緒為并、冀二州牧，鎮蒲阪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